

程門桃李盛 賞宇著聲名

懷念一代良師楊國威

40 斌社 甘永發

愴懷冷月夜，愁照士林同一哭，環宇弟子悼良師！楊國威是我 70 年前的培英同級同學，相處日久，相知也深，因而連他的學生對我也稔善。他為人忠厚沉實，志行高潔，溫文儒雅，一縷書香正氣，淡素如菊，品逸如梅，曖曖含光，但懷才不露，彷彿「間關鶯語花底滑，幽咽泉流水下灘」，蘭芷濟芬，留給我們深深的懷念和綿綿的哀思！

一、靈魂的導師

楊國威終身從事教育事業，先在培英中學任教 14 年，繼在執信中學任教 21 年，都是廣州高素質的歷史名校。他廣育英才，桃李遍天下，多數喬木成材，銳意耘培，出類拔萃，門下不是專家學者，科技翹楚，就是工商鉅子，社會中堅。由於師生建立深厚感情，學生每歸國省親，必先看望楊老師。耕耘不問果，樂見秧苗壯！楊國威愛護學生親如子姪，亦師亦友，既有師道尊嚴，也平易如良朋益友，因此，贏得學生的尊敬和愛戴，由於他懷著真摯的愛心，熾烈的熱情，認真負責的教育下一代，教學的取向重視心靈情操的陶冶，道德人格的修養，繼程朱的遺風，效孔子之教化，諄諄善誘，言傳身授，潛移默化，每次授課都傾注全部心血，如春風化雨，感染了學生的情感，激活良知的覺醒，喚起理性的感悟，誘導學生明辨善惡是非，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質，正如他的學生潘漢松在《聚情柒》寫道：「我們的楊老師是性情中人……講課時情緒激動，雙眼紅亮，慷慨激昂，感情溶入課本中，當時情景，印象非常深刻。……有優秀老師，才教育好下一代，我等步出校門之後，均潔身自愛，沒有辜負楊老師的教導。」又一位學生黃景棟寫道：「……楊老師講課對突出人物形象，入木三分，令人深為感動，至今難忘」。可見楊國威的授課是如何的深入人心，撼動了學生的靈魂，全心全意，一絲不苟，不僅打下了學生們堅實的學識基礎，而且是今天很難得的靈魂導師。

二、出身革命世家

楊國威的父親楊十，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戰友。1911 年，以黃興為首的同盟會會員發動武裝起義，他父親楊十滿腔救國熱情，慷慨赴義，在新加坡專程回國參加革命，與周之貞、朱執仗、何科夫、羅仲霍、李文楷等同志一起被推為「先鋒」（即敢死隊）攻打滿清總督衙門一役，羅仲霍、李文楷二人壯烈犧牲殉國，成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，楊十機智勇敢，幸免於難，為逃避追捕，隱姓埋名，回原籍順德廣教西州坊隱蔽，至今該地的楊氏祠堂已有詳細的記載；當地政府十分重視，對革命元老廣為推崇。但楊國威卻蘊藏內斂，諱莫如深，是以不為眾所周知。楊十為了教育子女，舉家遷至廣州西關定居，楊國威就是在 1921 年 1 月 19 日在西關出生的，七歲時入讀附近的賞覺小學（半私塾學堂）初中考入培英西關分校，高中升學白鶴洞培英母校。廣州淪陷，培英遷往香港，他隨校至香港繼續完成學業至高中畢業。

考入嶺南大學農學院園藝系，借讀香港大學上課。香港失陷，1942年8月回到粵北坪石水牛灣嶺南大學農學院繼續學習。1944年秋，日軍為打通粵漢鐵路，大舉南犯，粵北告急，1945農學院緊急疏散。同年8月日寇戰敗投降，廣州光復，重返廣州河南康樂嶺大原校址復課，直至1947年2月大學畢業。

三、乒乓球壇悍將

回憶西關培英分校的黃金歲月，在初中一年級，一個中規中矩面色紅潤的美少年，時而不期而遇，但無由識荆。他常在乒乓球桌上獨霸一方，劈殺凌厲，身手不凡，所向披靡，未逢敵手。卻與他平日不愛運動，一表斯文的風度大相徑庭。被他敗下陣來的戰友推舉我加入戰團，較量一番，惡戰數十個回合，使盡渾身解數，殺氣衝天，仍久攻不下。卻被他銳不可擋的刁鑽險球偷襲，鎩羽而歸。風雲際會，不打不相識，原來是心儀人未識的同級同學楊國威，嗣後盛傳他屢挫強敵，逢攻必克，「乒乓球悍將」的威名不脛而走，名馳西關培英校園。

自從我們緣結銀球，由於文學愛好，有共同的語言，意氣相投，肝膽相照，結成少年莫逆。數年學海同舟，直至培英高中畢業，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，考入不同大學。廣州香港相繼淪陷，歷盡戰亂人禍，血與火的磨煉，1979年大地回春，培英校友會重新建立。劫後餘生，又把我們拉扯在一起。斌社同學久別重逢，倍覺親切！我們推舉楊國威為社長，由籌備、集資、組織、日常事務以及聯系接待港澳海內外的社友，我倆都是並肩作戰，長期合作無間，被稱為「斌社最佳拍檔」。至於每年社慶聚會，全球大型聯歡活動，以及平時集會茶聚，我倆都是一起付出全部時間與精力，全情投入每個環節項目中去，直到圓滿的降下帷幕。在楊國威的感召下，斌社全體社友自始至終精誠團結，互助友愛，營造和諧歡樂的大家庭。每次活動飲宴或茶聚歡迎家屬參與，社友有病痛或困難經常得到社費的資助和親切的慰問，已成為斌社不成文的風尚。我們合作數十年，並轡驅馳，以誠相見，沒有濃墨重彩，如火如荼，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於平淡中見真情，合作中見真實，惟有真，才有善和美，盡營風雲調變，人海浮沉，我倆的友情若珠江長流，雲山挺立，越久而彌堅。

四、名重嶺南才子

楊國威自幼對文學詩詞以及世界名著有濃厚的興趣，無論何時何地他稍有空閒，便鑽進書店，尋找他愛好的雜誌刊物，經常在書的海洋流連忘返，購回的讀物堆積如山，不可勝數。由於對詩詞及古典文學情有獨鍾，且夕鑽研，積淀了相當的造詣和心得，在嶺南大學學生會被推舉為學術委員，並在校刊上發表了詳述滿族第一位大詞人——中國歷代詞壇名家納蘭性德的精闢文章，曾轟動一時，聲明鵲起，收入大學專著文獻，視為文壇創舉，榮膺嶺南才子美譽。他在嶺南大學農學院期間，勤奮攻讀農業專業知識的同時，仍離不開詩詞文學的嚮往，經常參加文學院的旁聽，深得精通古典文學及中外名著的專家——中文系主任李滄萍教授的賞識和指導，認為他不是攻讀文學系，但文學修養比文學系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優越。經李教授專誠介紹給傅世仕校長，傅校長十分受重人才，推薦至培英破格任用，他喜逢伯樂，由一個學農業專業的大學生，一夜之間變為中學教師，這是他也意想不到人生的重大轉折，從此他如魚得水，勤勤懇懇，聚精會神，以教育為終身事業。

然而，在狂風暴雨，黃鐘暗啞，瓦礫亂鳴的恐怖歲月，這位革命元老的後代，嶺南才子，深受學生敬重的良師，因材施教，說了真話，便喪失了人的尊嚴，強迫做不勝負荷的體力勞動，慘受刑辱，竟遭單車鋼鏈的毒打，心靈的創傷比肉體還嚴重！30多年後，他的學生林文琰，蔡寶旋請他到香港旅遊，與傅世仕校長，沈超，鄭淑儀，黎錫榮等同學聚會，才長長吐出一口氣說：「同學們如此熱情關懷我，使我在文革時所受的創傷漸漸得到平復。」

五、堅毅的敬業精神

楊國威講課時全情投入，有聲有色，引經據典，揮灑自如，有一股無窮的魅力，感染學生們的情感，撥動學生們的心靈，引起人性的共鳴，究竟他有甚麼秘笈和功力？第一是堅毅不懈的敬業精神。第二也是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。他自幼已經有很好的國學基礎，加以長期對古典文學鑽研，「青燈黃卷，博閱幽渺」，「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。」每晚投入備課十分認真，參考很多書籍教材，預先準備好明日教學的材料，所以講課時自然流暢，繪形繪聲，得心應手，掌握聽眾的情緒，學生們都很喜歡聽他生動傳神的講課。他曾自述：「我講課時結合詩詞文章的內容環境氣氛，以及刻劃人物的形象所表達的喜怒哀樂的情感感染了同學，我曾講過蘇軾『念奴嬌赤壁懷古』，陸游的『永兒詩』，李白的『贈汪倫』，魯迅的『紀念劉和珍君』都給同學留下深刻的印象。」事實上，他授課的深入人心，他的學生在「聚情集」都有詳細的敘述。不止是灌輸了課本上的知識，而且陶冶了做人的道理。他在培英 14 年來，視白鶴洞的曲尺樓如同孔子的杏壇，當年辛勤培植的幼苗，每天迎接朝霞，目送斜陽，苦心施肥灌溉，如今已壯大成喬木，積樹成林，都是國家有用之材，而且不少已碩果累累，楊國威堅毅的敬業精神和教學成效，很值得今天為人師表的借鑒和示範。

六、伉儷情篤相濡以沫

楊國威夫人李月華女士是培英正社同學，廣州醫藥學院的名教授，他倆是一對同甘共苦，相濡以沫，不離不棄的好夫妻，事業上互相扶持，生活上互相照顧，經常出相入對，形影不離。數十年來，楊國威能夠專心一致投入教育工作，與李教授的支持、策勵、協助、照顧分不開，她也是我們斌社的義務醫學顧問，我社每逢宴會茶聚，以及聯歡活動她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重要成員。

1994 年斌社建社 60 周年，海內外各地社友都歸來團聚，這一個難能可貴的日子，我正在緊張投入籌備工作，忽聞李教授心臟病發作，要入院救治，楊國威憂心忡忡，照顧妻子寸步不離，每晚只有兩三個小時的睡眠，日夕勞累，遂致容顏消瘦。豈料到了社慶那天，李教授病情惡化，不能飲食，體溫驟升，呼吸困難，要立即施行急救，楊國威夫妻情重，更是惶恐不安，但 60 年一度的社慶，他身為社長，分身乏術，難以取捨，我是同情和理解的，以為他無法抽身到會了，然而出乎意料之外，當我正在宣佈開會之際，楊國威面容憔悴，移動疲意的身軀，突然趕至，全體愕然！均報以熱烈的掌聲，他回過神來，誠懇地致以熱情洋溢的講話，充分表達了愛社精神，親情與友情並重，公私兼顧，全體社友和嘉賓均感動不已！

當時楊國威已退休多年，李教授未病發之前已達退休年齡，但被醫藥學院挽留任教，並肩負重要的職務，她不憚疲勞埋頭工作，而教學的壓力也不輕，幸得楊國威作為堅強的後盾，大力支持，對太太的協助和關懷備至。一個成功女人的背後必有一個好男人，楊國威就是一個十

分稱職的好丈夫。他倆不僅是走難與共，憂戚相關的好伴侶，更難得的是事業上互相扶持的好夫妻。

七、萬千桃李念良師

楊國威齊家有道，對妻子兒女愛護厚加；對傅世仕校長常懷知遇之恩，感激圖報；對學生辛勤培育，教澤如春；對同學義重情長，親如手足；抗戰後期粵北疏散，嶺大同學朱克堯和李敦學在烽火連天，狂轟濫炸下，輾轉逃亡，遭遇盜賊洗劫一空，饑寒交迫，瀕臨絕境，幸遇楊國威同舟共濟，患難相助，伸出援手，熱情接待他們至順德故鄉，居住數月，度過難關。受過他恩惠的同學都沒齒難忘！他的付出從不望回報。

1962年楊國威調至廣州執信中學任教高中語文和英語，並兼任級主任，直至1983年退休後又續聘兩年，他教導的學生對他的敬重和愛戴不比培英遜色，如蔡海南同學於2006年專誠設宴爲他慶祝壽。此次病重入院他行動不便，也特製生日蛋糕到他床前爲他祝福祈禱……培英學生更情重如山！除了經常遠道來穗探望之外，集體設宴爲他慶祝生辰，特意敦請他至香港各地旅遊度假。每次聚會或聯歡必請楊老師伉儷上座首席。此次病重入院數月，培英憲社潘漢松同學，葉玲珠伉儷專程從美國趕回來，林文琰、蔡寶旋伉儷也從香港專程趕至，先後到醫院親切探望。成社學生胡眾文教授特請澳洲朋友想方設法，購買能提高免疫功能和治療多種疾病的Niro-fx 尼多樂普，國內難以購買的藥物救治楊老師。同時葉麗儀伉儷以及不少同學也長途跋涉趕來醫院探望。付名川同學更是不辭勞苦，隔天從天河趕到醫院慰問，再把病情轉告成社各同學……眾多學生如此關切、愛護，致令楊國威深受感動和莫大的安慰！

去年冬他病情反復，多次入院治療，我正期待組織一次斌社年終聚餐，豈料他春節前三天再度病重入院，過了春節，正在爲他的病情焦慮，忽然接到一個拜年電話，聽到他微弱的聲音，尤念老同學，雖是寥寥數句，卻字字千鈞，我不由得感動至熱淚盈眶！以爲他的病況好轉了，哪知幾聲珍重，卻成永訣！從此知音已杳，只有夢相隨，高山流水竟成廣陵散，白雪陽春永斷伯牙琴！大雅云亡，哲人其萎！千萬桃李哭春風！